

## | 柴胡人生记忆·故乡·④

爷爷之上家族的情况,我知之甚少,仅知晓爷爷的父亲,即我的太公,名为良茂,这一信息源自每年清明时节祭祖时,太公墓碑上的刻字。至于爷爷这一代人,我亦所知有限,多数片段皆是长辈们口耳相传所得。

爷爷名叫道吉,在青春年华之时,便与几位同乡结伴,携带着年幼的弟弟——我的小公志清,踏上了前往上海继而转至杭州的征途,以制作烧饼为生。这情景,宛如今日农村青年远赴大都市,寻求生活的梦想。小公在杭州安享了近二十年的光阴,据他所述,爷爷身形魁梧,武艺高强,且烧饼手艺精湛,为人重情重义,在杭州西湖边的泗水坊一带,颇有名望。然而,解放初期,爷爷因病痛缠身,返回了象坎西村的故乡,在我出生前一两年,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儿时的我,曾见过爷爷唯一的照片,四方脸庞、魁梧身躯,确实彰显着不凡的气度与风采。

爷爷极具远见,深知文化之重要。临终前,他特意嘱托奶奶,无论家境如何贫寒,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。因此,我的父亲与两位叔叔,均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父亲曾就读于临海城内的振华中学(现回浦中学),这为他赢得了省城电力部门工作的机会,后又转至宁波从事电工作业。即便回乡后,他仍以盲打算盘,长于书法、讲书闻名。二叔则毕业于区中学高中,后成为一名教师;三叔在象坎读完初中,至于三个姑姑们,大姑与二姑因厌学未曾入学,小姑不仅容貌出众,天资亦高,完成了初中的学业。

家族的境况,似乎在爷爷病重之后,逐渐走了下坡路。爷爷回乡养病,在外工作的父亲被精简下放,在家尽心尽力的照顾爷爷,并协助奶奶操持

家务。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,让我们一家与杭州的缘分擦肩而过,也让后人不得不对农村生活的艰辛与挑战。父亲有兄妹五人,家中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奶奶柔弱的肩上。自我记事起,便常见她老人家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,无论是耕种、收割、养猪还是砍柴、挑粪,甚至是赶牛犁田、耙田这些通常由男人承担的重活,她都做得游刃有余。在我心目中,奶奶是全村同辈女性中最勤劳、最坚强的一个。

然而,家族的苦难并非因辛劳而结束。奶奶苦,父亲五个兄妹自然也苦,最苦的要数我的父亲与小叔尧建。小叔是三兄弟中最为高大、壮实的一个,他能挑起三百多斤的重担,因此赢得了“乌石岩”的绰号,象征着如同村前那座坚不可摧的乌石岩一般。顶天立地、不畏艰难。然而,长期的劳累与艰辛最终还是击垮了他的身体,年仅四十余岁时便因肝癌离世。

奶奶的骨子里,藏着几分封建思想,偏爱亲上加亲的联姻。大姑远嫁于二十里开外的小海门后,奶奶又张罗小姑与同在小海门的表哥里业叔的婚事。里业叔以撑长篷船为生,为人踏实勤快,但小姑受过教育,深知近亲联姻之弊,内心抗拒,却难以违背背母命。最终,她带着腹中的孩子,毅然跳入永安溪的深潭,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奶奶对此深感内疚,常自责是自己害了她。

二姑的婚事,同样是亲上加亲,但情况却与小姑截然不同。我的姑婆嫁于离家四五里地的仙居西郊村,其夫婿乃黄埔军校毕业生,因厌恶战场杀戮,转而投身上海银行业,后在宁波担任行长之职。因膝下无子,便领养了一名叫时忠的男孩,后过继给奶奶,吃奶奶的奶

水长大,按家族辈分,更名为尧荣。二姑与尧荣年龄相仿,奶奶做主让二人结为连理。尧荣既是我二姑的丈夫,又是我的叔叔。他重情重义,勤劳能干,对二姑疼爱有加,与我们家族关系极为亲密。我家兄妹,以及堂弟堂妹们,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,而非姑丈。

我的父母,亦是上辈人情与义的结晶。爷爷与外公自幼便是挚友,外公朝正不堪忍受富人家的欺压,毅然决然地背着外婆为他准备的干粮,踏破了三双布鞋,远赴杭城投奔爷爷。在杭州,他们携手并肩,起早贪黑地制作烧饼为生,更义结金兰,誓为兄弟。为延续这份深厚的情谊,他们约定若各自第一个孩子均为男孩,则结为兄弟;若均为女孩,则结为姐妹;若一儿一女,则联姻结亲。而我的父母,正是这段约定的见证与结果。

自我之后,四个弟妹相继出生,每隔两年便添一丁,家中人口众多而劳动力有限,工分收入微薄,每年都需要生产队缴纳纳粮钱。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,父亲除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外,还常常上山砍柴、挖草药,在集市日去镇上卖。他披星戴月地劳作,几乎没有半日闲暇。我八周岁那年,踏入了小学的校门,同时也成了所在第二生产队的一员,节假日里,跟随大人们参加队里的劳动。

迫于生活的贫困,除劳动外,父亲还有着强烈的“市场意识”,他偷偷摸摸地在村里收购黄豆、花生、树木,然后肩挑背扛,翻山越岭,前往台州府临海贩卖。这项行为通常在深夜,沿着偏僻小路行进,以避免遭遇政府“打击办”的设卡检查。镇上“打击办”里,有个外号“剥狗老金”的人,以其冷酷无情令百姓闻风丧胆。父亲的黄豆、花

生、树木,时常在半路上被他拦截,遭受打击,导致血本无归,让父母常常欲哭无泪。

有一段时间,政策相对宽松,家里除了饲养一两头“统购统销”的猪外,还养起了一窝长毛兔和几只奶山羊。兔毛和羊奶都有人上门收购,这也让兄弟姐妹们多了割猪草、免草和山上放羊的活计。

与爷爷一样,父亲知道读书的重要。他把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挂在嘴边,勉励我们认真读书。我读书成绩好,兄妹几人,也均属上乘,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持之以恒。大弟完成高中毕业后,便返乡务农;大妹刚踏入高中一年级,便与同乡几位姐妹一同退学,转而编织草蓆、贩卖“老虎膏”谋生;小妹因受佛教徒老老婆的影响,小学三年级时便辍学。

现在想来,兄妹这几人或许是因为家境贫寒,难以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,希望早日步入社会,以减轻父母的负担。同时,也是为了全力支持我的学业。大妹精明能干,且擅长理财,多年来,用自己赚来的钱资助我完成学业,我上大学几年购买书籍、添置衣物等费用,也多出自她手。

兄妹情深似海,常想着回报。工作之初,我便将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弟,从象坎学校带到我工作所在地的仙居县城就读,以期他能接受更好的教育。那时,我正在恋爱,幸运的是,爱人深为理解,承担起小弟高中毕业前的学习开销,以及生活料理重任。婚后,对于其他兄妹所遇到的困难,她也总是尽己所能伸出援手。她虽为儿媳,但彼此的关系却超越了血缘,胜似亲姐妹,四个兄妹始终将她视为长姐般尊敬,一直叫她为“姐姐”。

## 家族记

(石道上的流浪者)  
柴胡

## | 青青子衿

诉衷情  
拟花间毛文锡体

松庐

乘醉题壁恣豪横。新词照眼明。长歌去,短歌行,风物尽升平。

红日出青屏,起鹏程。蓬莱应有彩鸾迎。未忘情。



## | 人间遐想

近来体重飙升,经同事经验分享,改驾车上下班为步行通勤。单位离家30分钟路程,这对我刚刚好。于是,日出日落,朝出夕还,风里雨里,乐此不疲。

从单位出来就是一个十字路口,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。那天下班后,等在红绿灯路口,站在我身边的是位老奶奶,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。当车行道的指示绿灯一亮,老人立马迈开大步,那急穿马路的样子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一紧张,一手拽住老奶奶的胳膊,说:“阿婆,现在车行道绿灯,是给车走的。我们走路要等对面人行道绿灯亮了才能过。”

刚想迈开脚步横穿而过的老奶奶,转过头来,诧异地看我一眼,此刻,刚刚还在她眼皮底下排成长队等候的车辆呼啸着从她面前驶过,一辆接着一辆,似乎不留一点空隙。这时,回过神来的阿婆,有点后怕又有点尴尬地对我笑了笑说:“我以为只要绿灯亮了我们就可以走过去了。”

“阿婆,我正好走路下班,要么您跟着我走吧,不然您一个人走太危险了。”

“不用不用,这下我知道怎么走了。”

……我估摸着,阿婆不会是担心我骗她吧,看来最近的反诈宣传效果还不错。刚好手提包里塞着一件准备带回家清洗的警服衬衫,我连忙拿出来对老人说:“阿婆,我是警察,不会骗你的。”

老人家这才放下戒备。我说,阿婆,您就走在我的右手边吧,我过马路的时候,您也跟着走过去。也许是职业经历使然,我开始给她普及起交通安全知识。

“好好好,今天幸亏碰见了你啊,阿每(读第一声,本地方言,通常老人家对不熟悉的下辈称呼)。”她紧跟在我的身边走着,很认真地在听我的“老年人交通安全宣讲”。阿婆也告诉我,她今年八十二岁了,老伴已经走了二十多年,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,都当上爷爷奶奶了。阿婆说她身体还不错,所以这么多年一直独居在自家老宅,她不想给儿女添麻烦。

风吹起她花白的碎发,她的脚步明显迈得比之前更沉稳也更有力量。也许是我走在她身旁的缘故吧。迎面有车开

来,阿婆下意识地挽住了我的手臂。

穿过人行横道,走过一家小企业,接着是一大块空地,阿婆说这块地就是他们村里的,当时拆迁时候的种种细节如数家珍……阿婆一直挽着我的手臂,我突然有种错觉,要是我的奶奶还在,也该是和阿婆差不多的年纪。她肯定很开心她的孙女已经这么大了,还能手挽手紧挨着一起说说笑笑过马路了。

再往前走,就是新建的玉澜河小学。校园附近是一些小吃摊位,其中一家正在卖油炸果(玉环当地小吃,以面粉糊、葱花、瘦肉、鸡蛋、鲜虾等为原料油炸而成)。老板娘娴熟地炸着油炸果,雪白的面粉糊上铺满绿绿的小葱和鲜红的大虾,在金黄的油锅里欢快地扑腾着,飘出一阵一阵诱人的鲜香。阿婆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:“阿每(第一声),走了这么久,你一定饿了吧,阿婆买个油炸果给你吃啊。”

“不用不用,阿婆,家人已经做好饭等着我回去吃呢!”

“不行不行,一定要先吃一个!”

……



## 路口的油炸果

(做自己的创可贴)  
陈金素

## | 艺文杂志

久闻鲁迅文学院里藏着一座精致的花园,春夏之际,园内绿意与繁花交织,文学大师雕像点缀其中,仿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。

而我踏入鲁迅文学院时,已届甲辰龙年寒腊月。虽然季节转换,但我依然希望遇见别样的景致。

腊月初七,我紧裹着厚实的羽绒服,拖着沉重的行李箱,跨越千里山水,从浙东台州奔赴北京朝阳,寻至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相依的鲁迅文学院已近黄昏。鲁院主楼大堂里,那张嵌着国画《报春图》的镂空红木屏风中,迎面塑着一尊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坐像:先生一袭长衫,两腿交叠坐在石上,双手搭在膝前,目光冷峻却透着坚毅。我心底对鲁迅先生充满敬意,又因先生赞赞过“台州硬气”,添了几分亲近之感。先生故里绍兴文化底蕴深厚,且与台州相邻,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心灵栖息之所。

办好散文创作研修班报到手续,我入住鲁院顶楼601室,旅途疲惫瞬间被兴奋驱散。晚饭后,本想漫步花园,无奈主楼外夜色深沉,仅有东大门路灯洒下微光,只得按捺心思。

次日早晨,我拉开窗帘朝外眺望,

太阳正缓缓升起,柔和的晨光穿透薄雾映亮对面的花园,高大茂密的树上凝满了霜花,一只白猫在池塘的冰面上来回奔跑,几只受惊的麻雀像利箭似的掠过树梢,飞向远方,好一幅冬日晨景图。我下楼进入花园,见一排排冬青卫矛和金松依然苍翠,其余植物要么叶子枯黄,要么一片光秃秃,更别奢望开花了。想起离家前,自己在露台上种养的几棵月季花仍在交替开放,老桩朱砂梅、宫粉梅都已含苞,对比此间萧索的场景颇感失落。

正怅惘间,恰好碰见一位保洁员在清扫落叶,禁不住上前问她:“你好,请问花园里还有盛开的花吗?”

“有。那边的蜡梅已经开花啦。”保洁员朝东指了指。

十分惊喜,循着小径往东探寻,发现紧贴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后墙是一片青翠的竹林,西北风刮得竹叶沙沙作响,鸟雀在其间叽叽喳喳。到了竹林东南方尽头,一丛高大的冬青卫矛被修剪成圆球造型,像拦路的冰咬齿,我侧身绕过一个转角,眼前豁然开朗,竟然出现一棵与三味书屋的蜡梅株型极为相似的“孪生姐妹”,连高度和冠幅都差不多。这棵丛生蜡

梅树苍劲嶙峋的枝干向着苍穹舒展,肆意又倔强地勾勒生命的张力;娇小玲珑、金黄剔透的花朵缀满枝头,每片花瓣边缘微卷,薄而坚韧,恰似将阳光封存住的蜜蜡,纹理间流淌着暖芒;中心那一抹紫褐色的蕊,犹如冷艳美人莞尔一笑,不由得让人心头一颤。我静下心来,闭上眼睛,翘起脚,轻嗅蜡梅,初闻那芳香中带着几分冰霜的清冷,再品顿感馥郁幽远,直透润内心,回味无穷,宛若大自然在寒冬里馈赠的一缕温柔慰藉。

蜡梅树下,是一尊鲁院倡导者、作家丁玲的雕塑,短发军帽,戎装加身,书卷在握,笑意盈盈,展现“昨日文小姐,今日武将军”的飒爽之美。蜡梅似乎懂她坚韧、孤傲的气度,惺惺相惜,凌寒相伴,花期横跨寒冬至仲春,岁岁为其守一方诗意暖境。

世人常赋予蜡梅独立、坚毅、忠贞、高洁之意,于我而言,此间它满是温婉雅致。学习间隙,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蜡梅树下,一边沐浴着阳光,一边静品花香。有时候,我会碰见一只肥硕的狸花猫,它慵懒地侧躺在蜡梅树下晒太阳。有时候,同窗学友三三两两地来到树下拍照,与我一起欣赏梅韵,

畅聊创作,思维碰撞火花四溅。更多的时候,我独自在树下回味老师授课中的点睛之语,潜移默化。蜡梅浅笑嫣然,暗香浮动,丁玲先生的雕塑流露出欣慰的笑容,都像是一种无声的鼓舞,使我源源不断汲取灵感的养分,仿佛菩提树下打坐的僧人,总算有了几分明悟。

一周研修转瞬即逝,临别鲁院,我再次漫步花园的小径。适逢周末,陆续续续有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,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滋养,但孩子们显然对鲁院的花园更感兴趣,有的用石头狠砸地塘的冰面,有的追得狸花猫快要虚脱,有的嚷着要折蜡梅花……恍若百余年前百草园、三味书屋旧景重现,时光交错之感顿生。

在赶往大兴国际机场的地铁里,妻子发来微信说露台上的宫粉梅竟然开出一枝花骨朵,居家赏梅的日子里来临了。我欣然回复,春节假期咱们带孩子去一趟绍兴吧,到三味书屋赏蜡梅,到沈园听越剧,到咸亨酒店喝黄酒,吃茴香豆,坐乌篷船去兰亭……

离鲁院越来越远,但那棵蜡梅已悄然植入我心头。往后岁月,文学常伴芬芳,暖融寒冬,濡润心怀。

## | 品读之美

## 岁朝清供图

毕雪峰

(文字是少年的风,中年的梦)

“曾见一幅旧画:一间茅屋,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,内插梅花一枝,正要放到案上,题目:山家除夕无他事,插了梅花便过年。这才真是‘岁朝清供’!”这是汪曾祺先生写的《岁朝清供》里的结尾部分。

想来老先生见到的这幅旧画应该属于《岁朝清供图》,它是以“清供”入画的画作。“清供”又称清玩,其发源于佛像前之插花。而“岁朝清供”起源于唐代,“岁朝”即一岁之始,指农历正月初一。“清供”即指以仙花、瑞草、嘉果、奇石、文玩、美器供于案上。供天地日月,供神仙圣贤,更供祖宗社稷——以祈福纳祥。“清供”最早是以香花蔬果替代祭祀之牛羊,而后发展成为包括金石、书画、古器、盆景在内,一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房雅物。

众所周知,书房在古代又称书斋,是专门用作阅读、写字、清修或工作的地方。在“以文为业,以砚为田”的文人眼中,书房更是他们追求仕途的起点,更是他们逃避市俗、寻求自我的终点。不管是一桌一椅一方几,一灯一人一卷书;还是“红袖添香焙名茶,雪夜闭门读禁书”;作为传统文人心目中最后的港湾,书房中必有文房清供。它可以是寻常的花草、蔬果,也可以是一块山石,一件古器,表达的却是主人的一份心情,一种雅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“清供”可以称得上古人雅致生活的一种缩影。

到了明清时期,这一习俗变得更加盛行,供品不仅美观,而且富含特定的文化意义和吉祥寓意,所供物品因其谐音或形状,常用来寄托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如佛手代表“多福多寿”,石榴代表“多子多孙”,梅花喜鹊寓意“喜上眉梢”,花瓶如意寓意“平安如意”等等。其表现形式多样,尤以绘画、诗歌等作品为最佳。

明清以后,《岁朝清供图》在书画领域十分盛行。画家们兼工带写、点题诗文,使之成为图文并茂、气韵生动、含蓄丰富的文人画种。代表性的就有陈洪绶、李麟、赵之谦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。而文人画最大的特点是标榜“士气”追求“逸品”,讲究笔墨情趣凸显自身修养。他们以诗书入画,在所绘的自然物象中寄托志向、抒情表意。

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就曾临摹一幅元人李荫的《岁朝图》,虽“破烂不堪”然果断买下,重新装裱后悬于书斋,并题句曰:“一瓶一瓶又一瓶,岁朝图画笔如生。莫将片纸嫌残缺,三百年来爱古情。”以彰显古风古韵。又如清沈俊的《岁朝清供图》画的是柏结子,梅破蕊,茶瓶清供,晓窗迎新,自题诗一首:“柏子香中霁日妍,一瓶清供晓窗前。玉梅破蕊含笑笑,春色今年胜旧年。”一派祥和富贵气息扑面而来。还如现代画家郑师玄的《岁朝图》题诗曰:“斗室春生气自温,唐花瓶配水仙盆。莫将看作寻常物,元日都从吉日论。”更是阐述了“清供”的本来真意。

因为“清供”的“清”字,即清雅不俗之物,也可表示“清心寡欲”的心态。“供”,则表示恭敬供奉,代表高洁不染的文人性格。所以“清供图”的题材和画家们的精神总能相互契合,成为他们颐养性情的完美体验。

既然是养心“雅”物,难怪文人画家们会一面作画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陈洪绶的《岁朝清供图》,不但数量多,而且都画得冷逸隽永、精美绝伦,今特撷取一幅以窥全豹。是画为绢本竖条直幅,作者于画面左侧勾勒一大铜瓶,敞口宽肩,古拙可爱,布满锈迹。瓶右侧背部放一精美的盃水龙耳圆匣,中蓄清水半杯,配以石头狠砸地塘的冰面,有的追得狸花猫快要虚脱,有的嚷着要折蜡梅花……恍若百余年前百草园、三味书屋旧景重现,时光交错之感顿生。

在赶往大兴国际机场的地铁里,妻子发来微信说露台上的宫粉梅竟然开出一枝花骨朵,居家赏梅的日子里来临了。我欣然回复,春节假期咱们带孩子去一趟绍兴吧,到三味书屋赏蜡梅,到沈园听越剧,到咸亨酒店喝黄酒,吃茴香豆,坐乌篷船去兰亭……

离鲁院越来越远,但那棵蜡梅已悄然植入我心头。往后岁月,文学常伴芬芳,暖融寒冬,濡润心怀。

## 鲁院的蜡梅

(江南文化赶潮客)  
王楚健